

苦心经营有所成

——凌鼎年小小说印象 □陈建功

微型小说,或曰小小说,其概念出现的时间不算长,但文体可说是源远流长。和网络文化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是小说越写越长的现象,却仍有微型小说独据一隅,仿佛是对越写越长的挑战。其实,更多读者的阅读趋向还是短小的、凝练的,因此,这个时代,虽有鸿篇巨制洋洋洒洒,却也有微型小说繁荣的无限机会。

凌鼎年对微型小说文体具有执著的喜爱。多年以来,他奔走于国内外,鼓吹、倡导微型小说,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探索,都有不俗的成绩。凌鼎年的作品涉及各种题材,有惊人的数量,也有样的

艺术尝试,他的执著和尝试是令人钦佩的。

凌鼎年微型小说中的文化特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创作题材时而儒释道,时而人鬼仙,琴棋书画、文武昆乱纷繁来至,涉猎之广,胆气可叹。所谓“胆气”,是需要“其学无所不窥”的根底的。可见“小小说”者,岂可言其“小”乎?读凌鼎年的小说,可感受到氤氲于尺幅之间的高雅之气。他的作品,或于从容不迫中见意境,或在舒缓平实中显奇崛,有很多韵味绵长,令人反复咀嚼的篇什。

塑造人物也应算是凌鼎年的特长。他

在塑造人物时注重真善美的呈现和人间真情的挖掘。捕捉生活,凌鼎年是敏锐的。从作品中不难看出,稍纵即逝的电光石火都难逃他的慧眼。当然他又不满足于照搬与临摹,他在微型小说叙事上有自己的追求,通过提炼和想象,把生活中捡拾到的故事,演化成意蕴深远的情境或意味深长的喟叹。

当然,凌鼎年的创作仍有突破空间。比如他在酝酿阶段是否仍有些急于求成?作为小说,如果追求的是戏剧性,每场戏总要翻到三番吧?只翻了两番,就会使我们感到某些遗憾。如果追求的是哲理性,总得让我们思绪翩跹。虽有会心一笑,却难免惋惜节,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落。有的篇章,好的情节没有深入发展下去,好的意境没有开掘更深,或许就是酝酿的火候不足所致?当然瑕不掩瑜,这些都不妨碍他以丰厚的创作成就成为微型小说的重要作家。

小小说的学者型写法

——读《那片竹林那棵树》 □雷 达

凌鼎年的小说有比较深湛的人文精神,有比较强烈的精神追求。如果说这个领域也有偏重于民间草根性和知识分子型的,那他是侧重于知识分子型的写作,这可能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他笔下有许多特立独行的狷介者、倔强者型的不同流俗的人物。如史老爹(《茶垢》)、阿六(《剃头阿六》)、牛二(《牛二》)、姚和尚(《姚和尚》)都是些鲜活的人物。《茶垢》寓意复杂,“垢”并不好,有害人体,但老头子珍爱至,它象征什么?象征传统文化的积淀之厚,益乎,害乎?他舍不得,孙女拒之并清洗之,动了他的命脉,痛不欲生。以小小说的篇幅能塑造如此有个性的人物实属不易。

他的作品有来自民间和文人的风骨与智慧,他尤其注重文化传统与文化意趣的表现。如《了悟禅师》,很精彩。了悟是济公式的人物,逐渐显示道行,起先懒,受到诟病,但遇大雨敢抱山姑过河,并迅即“放下”,不凡。后清军屠城,了悟不惧,不走,有点第奥尼根让亚历山大让开太阳的傲气。但了悟回答得不算很妙,否则就更好了。《小镇来了气功师》也善渲染,不亦乐乎,其人巧舌如簧,但架不住“眼镜”的逼问,最后摊牌,马脚露尽。有趣,人物刻画鲜明。

注重于人的尊严和人的魅力的表现,使凌鼎年的小说内涵加深了。如《让儿子独立一回》,现实感强,真实、敏锐、耐人回味,有一定深刻性。儿子上大学报到,父母不陪又不放心,因其从小四体不勤,但儿子却当仁不让,独自报到去了,竟然并未出事,“独立”了,却寄回一大摞发票。这究竟是独立还是不独立?问题很大,耐人寻味。《天使儿》写弱智少年惹是生非,无意间在墙上涂鸦成大写意,极有天赋,震惊了画坛。人们议论、讽刺,这既是对舆论的揭露,也是对所谓弱智的开发,双重主题。

凌鼎年的某些篇章与中国古典笔记小说或《聊斋》等有内在血缘承续,如菊头(《菊痴》),让人想到《聊斋》中的石清虚、黄英等;《铸剑》与鲁迅故事相类,剑雄,受吴王之逼,铸出了,但最终以身殉剑,赋予精气神。语言上的追求也很突出,简劲、铿锵,章节上口,有表现力,糅以口语,加入趣味,不少好的篇章读来令人回味。

在处理情节的突转和结局收束上,没有仅以惊悚、猎奇为务,而是尽可能深化、生活化,由平淡而深思,努力达到言近旨远。

写个活娄城出来

□郑宗培

凌鼎年是微型小说专业户,作品不少,影响也很大。我喜欢他写人物命运和矛盾冲突、反映社会时代变迁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喜欢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写的娄城人物系列。他的这类作品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注重选材,注重构思,注重语言,注重意蕴的深刻和拓展。如《茶垢》中的史老爹、《菊痴》中的老菊头、《剃头阿六》《法眼》《药膳大师》等,他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寥寥几笔即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令人读后难忘。

认识凌鼎年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记得是在徐州的一个文人聚会上。我给他介绍了自己供职的《小说界》长期倡导并特辟微型小说专栏情况,并给了他几本《小说界》。他很聪明,也很勤奋,一旦领悟了微型小说的艺术特性和特质,便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一发而不可收。二十五六年,他在微型小说这块土地上耕耘出无数精品佳作,发表于1988年的《茶垢》是他早期的成名作。他好似为微型小说而生、而成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凌鼎年是当今微型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微型小说在小说家族中占得一席之地,与他这样的专业户的努力分不开,与他创作之余以文化使者身份在海内外推广中华文化分不开。就这些方面而言,凌鼎年对华文微型小说的普及和发展功不可没。

也许在互联网时代,在网络文学传播无门槛的今天,我们是否需要强调一下微型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强调一下微型小说与故事、散文、小品等其他文学样式的本质区别,期望微型小说这个应运而生、顺势而为的文学样式得以健康发展。一个时代的作家有着其他时代的作家难以比肩的长处,像凌鼎年《剃头阿六》《茶垢》这样可以留存下去的作品是别人轻易不得的。所以,希望凌鼎年抛却浮躁,淡定心态,在“娄城”这方水土多挖掘无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命运冲突、鲜活的社会变迁题材出来,写个活娄城出来。

画龙点睛 化俗为雅

□顾建平

凌鼎年堪称中国小小说领域的劳动模范。作为苏州地区的同乡、文学同行、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我虽然身处北京,但时常能从新闻媒体、朋友口中以及信函中得到他的信息,他总是在参与与小小说相关的活动。他不仅写小小说,还研究并阐述小小说理论,发表小小说评论,参与国际活动,演讲授课接受采访,编选小小说文集、年度精选等。30余年,3000篇作品,800万字,30本集子,刚届花甲之年的凌鼎年成绩斐然。他为当代中国小小说的繁荣和国内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可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获得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可谓实至名归。

凌鼎年创作量之丰在作家中是不多见的,而且质量高,作品一发表就被多处转载。在《那片竹林那棵树》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篇目被转载多达十几次,并被收进各个版本的选集中。

凌鼎年还有南方人特有的细腻和勤奋。他发表的作品在何处转载、何人在何处评论、收入何种集子都有详细的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每年他做了哪些文学工作,开了什么会,见了什么人,都有具体记录。这些工作都很琐碎,劳动量大,充分体现了他的敬业精神,体现了他对文学工作的热爱。

凌鼎年的小说创作成就,为中国文学界展示了小说创作的广阔前景和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我为《凌鼎年与小小说》三卷本写了一句话:“凌鼎年对这个世界有旺盛的好奇和广大的包容,文史掌故传说、现实家长里短都能成为他的小说素材,画龙点睛化俗为雅,把千字成篇的小小说写出了大格局、大气魄、大境界。”这是我多年来阅读凌鼎年作品的一点心得。

凌鼎年是一位博学多识的文人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当代文学作品不可多得的人文气息。他的小小说题材包罗万象、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骈四俪六、大俗大雅、天南海北无不涉笔,是中国社会百科全书的小说版。从这一点论,他的小小说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继承和发展。他把笔记小说“笔记”那一部分保持下来,把笔记小说的“小说”特性发扬光大了。

在塑造人物时注重真善美的呈现和人间真情的挖掘。捕捉生活,凌鼎年是敏锐的。从作品中不难看出,稍纵即逝的电光石火都难逃他的慧眼。当然他又不满足于照搬与临摹,他在微型小说叙事上有自己的追求,通过提炼和想象,把生活中捡拾到的故事,演化成意蕴深远的情境或意味深长的喟叹。

当然,凌鼎年的创作仍有突破空间。比如他在酝酿阶段是否仍有些急于求成?作为小说,如果追求的是戏剧性,每场戏总要翻到三番吧?只翻了两番,就会使我们感到某些遗憾。如果追求的是哲理性,总得让我们思绪翩跹。虽有会心一笑,却难免惋惜节,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落。有的篇章,好的情节没有深入发展下去,好的意境没有开掘更深,或许就是酝酿的火候不足所致?当然瑕不掩瑜,这些都不妨碍他以丰厚的创作成就成为微型小说的重要作家。

中国当代文学大家汪曾祺、孙犁晚年都写作笔记小说,凌鼎年是与汪曾祺、孙犁一脉相承的文人作家。

凌鼎年对江浙沪吴越文化特别是娄东文化即太仓文化有深度研究。在他的小说中有一个常见的地名“娄城”,是太仓的简称,就像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街一样,是凌鼎年用小小说方式为发掘太仓文化而挖的一口深井。

他的创作之路会很长

□范小青

小小说特殊的体裁决定了它更加贴近时代和社会需求,长篇需要长时间精心读,短篇和小小说可以让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阅读的力量、文学的力量。凌鼎年的创作和成绩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文体的重要性,而凌鼎年的努力让小小说在文坛上得到了认可。以凌鼎年为代表的各大批小小说作家,他们的创作实践和大声疾呼,让小小说有了席之地。

以前也读过凌鼎年的一些作品,这次读了这本书以后,感到以他的经历、阅读和知识的积累,决定了他的题材广泛,他的文气在他的小说中充分体现,拥有了自己的特色。

平均三四天就要写几篇的创作量和对小小说创作的巨大热情和执著的精神,以及小小说对他的诱惑,都是让他不能停下来的理由。每几天构思一个创作,是非常不

容易的,可他仍在坚持继续走下去,这样的痴迷让人钦佩。30多年来他对小小说不断执著奋进创作了3000多篇作品。在文体和创作手法上的多变风格让作品更具可读性、充满期待感。而他自己对小小说的不断钻研是他能取得现在成绩的重要原因,而且小说内容不会单一,各个层面的故事都会涉及,这也是我们肯定他作品的原因之一。小小说注重结局的多变出人意料,而他的作品就是用喜剧的手法描写悲剧或者正剧,或会用悲剧的手法来描写喜剧的故事,因此,每次阅读他的作品都令人惊喜连连。

他对小小说创作的热爱和痴迷,让他的感性超过理性,每个小说的写法都不同,也让他创作之路可以走的更长。但是希望他在理性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

也谈“凌鼎年现象”

□汪 政

凌鼎年以及他的小小说创作、研究与推广已经成为一个现象,或者可以称为“凌鼎年现象”,单纯地评论他的小小说创作已经不能说明他的意义了。江苏有不少这样的作家,他们不仅在创作上,而且或者因为他们与地方文学的关系,或者因为他们与一种文体的关系而产生影响。凌鼎年不仅在小小说创作上有这么大的成就和影响,他的研究、他的小小说的教育与推广、他在这一文体上对众多作者的培养都值得重视。过去我们评论或研究一个作家常常只看到他的作品,这是不完整的,要区别对待。有的作家可能只有作品在产生影响,但有的作家不是这样,他是丰富多样的,要从“文学行为”这样的概念来研究他,比如凌鼎年。对一个已经在海外产生影响的作家,只讨论他的作品显然是不够的。

说到凌鼎年的创作,也要有更宽阔的视角。他的意义首先是将小小说写成了文化。凌鼎年的小说题材广泛,特别是他将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引入作品,无疑拓宽了这一文体的文化内涵。“娄东文化”是一种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活力的地方文化,它涉及到文学、民间艺术、学术、绘画、医学、手工业以及生活方式、审美习惯等等。凌鼎年不少作品都着眼于这一文化,并旁及这一文化的上下游,如扬州文化等,这与小小说一开始的样态是有区别的。第二,凌鼎年提升了这一文体,不断拓展这一文体的审美表现力。小小说的来路很多,国外的、中国传统笔记的,还有民间幽默、曲艺里的包袱等等。纯文学界对小小说这一文体是有偏见的,而这种偏见与这一文体不够稳定和规范有关系。但凌鼎年以及许多小小说作家这些年的努力使这一文体的审美水平不断上升,地位不断提高。在凌鼎年那里,小小说不止于戏剧性,不止于结尾的那个高潮,他可以写得很平淡,像散文一样,但很有味道,有意境,这就是一种很大的提升。

江苏的小小说创作很活跃,这与凌鼎年的工作有关。现在除了江南作家群,连云港、南通、盐城、淮安等地都有值得重视的作者群。我去常州的溧阳,碰到一个作家程思良,他搞得很不错,其路径也受凌鼎年影响,写作、教学、结社、推广,经常出国讲学。他搞的是小小说的一个新的分支,称为“闪小说”,外在的规范之一是字数在600字以内。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对小小说这一有众多有影响的作家,特别是有广大读者的创作领域,我们的研究要跟上。

优雅中见沉痛 含蓄中显辛辣

□丁临一

凌鼎年的创作可以说具有广泛的话题性,有许许多多的话可说。这里,我只想说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凌鼎年是中国作家中为数不多的一位不知疲倦的创作者。从1980年开始创作、发表作品,30多年来有3000多篇、800多万字的作品问世,可以说凌鼎年是无日不读书,无日不思索,无日不创作。罗曼·罗兰宣称“创作而生存,‘不创作,毋宁死’,我看凌鼎年的精神状态及创作成就庶几近之。这种不知疲倦的动力从何而来?

凌鼎年给出了一种可能性。牛不空以越来越清晰的形象存活在凌鼎年的具有内在关联的、立体架构的小说中。目前虽性格还嫌简单,但是我期待牛不空这个人物性格日后会在凌鼎年的笔下有发展,希望给牛不空这个人物性格发展的空间。这将会是作者对小小说文体的又一贡献。

在深度和饱满容量上下功夫

□北 乔

小小说既然是小说,就当具备小说的特质。从这一点上,小小说创作虽然从字数和切口上讲属于小写作,但其中蕴涵的精神必须充盈而大气。应该说,这样的观点得到小小说界的普遍认可,也正因如此,有一些小小说作家为此做了相当的努力,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凌鼎年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凌鼎年不仅号称是当代小小说创作领域的“专业户”,对营建和实践小小说文体作出了很大贡献,也不仅仅在推动小小说发展方面成绩卓著,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直坚守“小小说首先是小说”的创作理念,不断开掘小小说作为小说的特质,展示小说中这一特殊成员的个性魅力。

可以说,我的小小说成长之路一直伴随凌鼎年给予的深深影响,真的是受益匪浅。回想起来,我曾经写过他两篇小小说作品的短评。2005年评论凌鼎年《菖蒲之死》时,我写道:“在微型小说界,凌鼎年就像一个老农,一年又一年地播种、耕耘、收获。他相信,只要选好种,看准地,辛勤地伺弄,一篇又一篇的作品就能茁壮成长。他的作品善于将技巧化于无形,总能在有限的篇幅内,蕴藏丰富的意味。看起来如同庄稼那样自然,走进去就会有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感受。”时隔数年,2012年评论其《狼来了》,我说:“小小说的意味,直接影响着作品的品质。许多作家醉迷于纯粹的技术性创作,总是注重把故事讲得与众不同,试图以结构和手法来营养小小说这一文体的生命,提升作品的质量。凌鼎年则尽可能地摆脱技术束缚,回到现实生活之中,触摸生活的质感,在平实朴素中书写出意味。”

显然,凌鼎年小小说创作最为重要的关键词是“意味”。多数情况下,“意味”是难以用语言准确表达的,但又真真切切地流淌在小说的生命里,甚至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是小说最为重要的特质。失去意味,小说可能就很難称之为小说,至少不是好小说。在这一点上,凌鼎年做得相当出色,也因为“意味十足”,他的许多小小说作品质量都很高,都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小小说”。他的不少作品潜伏着厚重的思索和饱满的意味。他在自然朴素之中引入文化与人性的命题,使作品的内质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作品因而在好读的同时具备了细读、品读和以此为切入点的无限冥思的品质。事实上,许多评论家在解读他的作品时,总能发现新鲜的东西,其丰厚的内涵为读者提供了多方向、多层次解读的可能性。

凌鼎年从未轻视过小小说中的“小”,他往往抓住“小”这个支点进行发力。在他看来,“小”只是开口小、篇幅小,但深度和容量应该是宏大的。这与许多小小说作者的创作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他们认为“小”而只满足于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展开一个有趣的片段,在题材和结构上做“花头”,小与少、短与浅成为创作的流行病。凌鼎年则在挺进深度和饱满容量上下功夫,从而抵达小说的本质。所以阅读他的小小说,时常会觉得就是小说的高度浓缩,是个头小的小说。

凌鼎年对小小说的极度尊重和个性书写,表现最为抢眼的是他以小小说来营建其宏大叙事。他的“娄城系列”不是一般地讲故事、说说传奇,表现杂色人等,而是在文化的催化中打通过去与当下的通道,实现独特的历史叙事、文化质感和人性写真。他的这种赋予小小说宏大叙事的使命和取得的成果,在小小说界是处于前列的。

凌鼎年让我们钦佩的是其对小小说的“大爱”。他有非文学的工作单位,不在报刊工作,但却在持续创作的同时,充满激情地活跃在小小说的推广、宣传和培育之路上。他走出作家创作是极度私化行为的怪圈,不搞文人相轻那一套,而是为小小说的发展奔走,为小小说队伍的成长出力。在书房里,他是小小说作家,在公众视野中,他是小小说的助力器,是众多小小说作家的良师益友。我有时甚至认为,他这“小小说活动家”的名号远比他的创作更有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此,我深怀敬意。

重点扶持作品评论